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三十一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緌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緌鄭注謂緌注旄牛尾于杠首葢方是時未有旒縿杠旗竿飾以朱

旂

旗制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旗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為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商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

旌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車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水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玉路金路不出也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植之於位朝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也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凡祭祀各建其旗王祭祀之車則玉路會同賓客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考工記龍旂九斿以

象大火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乃九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乃七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矢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也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玄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旂有是綏者當作緌緌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者大司徒大軍旅大田

役以旗致萬民旗畫熊虎者也鄉師凡四時之田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為司徒攷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遂人若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之遂之大旗熊虎山虞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澤虞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肆師表粢盛告潔表謂徽識正義曰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典命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車旗衣服亦如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巾車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金路建大旂以賔同姓以封畫交龍者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大赤通帛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大白商之旗猶周大赤葢象正色也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黒夏后氏所建大司馬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凡要名號徽識所以相别正義曰即上注旌旗之細皆綴於膊上）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乎）中冬教大閲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以旌為左右和之

門旗居辛間以分地節服氏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維之以縷玉旌十二斿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則四人田僕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行人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曲禮曰武車綏旌綏舒垂之德車結旌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畫招搖於旌旗上檀弓曰銘明旌

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孔子之喪公西赤為識焉設崇商也綢練設旐夏也〔崇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素錦綢杠〕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又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綏當為緌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曰武王秉白旄以麾〕又曰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綢練商之崇牙周之璧翣〔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商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湯以武受命以牙為飾也〕大傳曰殊

徽號徽號旌旗之名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所以贈諸侯也雜記曰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當為緌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詩干旄曰孑孑干旄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孑孑干旟鳥隼為旟孑孑干旌析羽為旌出車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龜蛇曰旐旄干旄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彼旟旐斯胡不旆旆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出車彭彭旂旐央央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六月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車攻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采芑曰方叔涖止旂旐央央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采菽曰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彛柔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交龍為旂綏大綏也載見曰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泮水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閟宮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玄鳥龍旂十乘大糦是承爾雅曰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纁帛縿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素陞龍于縿畫白龍於縿令上向練

旒九練絳練也飾以組用綦組飾旒之邉也維以縷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

曰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帛全幅長八尺繼旐曰旆

帛續旐末為燕尾者義見詩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有鈴曰旂

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因

章曰旃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旃國語吳王陳士卒百

人以為徹行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

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陣皆白裳白

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

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綏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綏鄭注謂綏注旄牛尾于杠首蓋方是時未有旒緣杠旗竿飾以朱

釋名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商之崇牙則其制有自矣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則其等有辨矣然熊虎為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為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

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析羽為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旂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物是也爾雅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蒞褐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為縿屬縿為旒旒亦曰斾縿以纁則旒績矣左傳曰績茷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曰左青龍是也蒞青陽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覲禮曰天子

載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龍為旂又曰諸侯建旂則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先儒謂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然商頌曰龍旂十乘則商不閒其以虎也天子之旂亦升龍降龍不象其升朝下復也先儒又謂天子之旌高九仞（仞尺）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死者以尺易仞天下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射禮無物則翿旌杠三仞士喪禮無銘則緇銘而杠

三尺其說蓋有所受也舊圖杠首為龍首銜結綬及鈴蓋承唐制然歟

太常周禮日月為常又曰建太常十有二斿

周禮司常日月為常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魯頌與明堂位言魯用天子之禮亦曰龍旂承祀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

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弧以張縿也鄭氏謂崇牙者為重牙以飾旒之側飾之以旄垂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於其上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弧鄭氏曰畫枉矢恐不然也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矣太常不特祀天而已至於拜日禮月祀方明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載焉祀方明遂會諸侯則

所會之旂與朝之大赤異矣治兵大閱然後田則治兵大閱之旂與田之大麾異矣鄭氏謂春夏之田用大麾秋冬建大常王之自將建大常不自將建大白然則治兵非即戎也治兵大閱未即田也孰謂行師而不建大白田而不建大麾乎然常之三辰則日月北斗而已與衣服之畫星辰不同觀曲禮曰招揺在上務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旗以指物則所畫者不過北斗耳漢郊祀歌曰招揺靈旗則

後世旗亦畫北斗也國朝會要建隆中將郊祀陶穀建議取天文角攝提列星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兎及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兎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師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旂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其制與

古異矣

旂

司常交龍為旂諸侯建旂巾車建大旂以賔同姓以封覲禮侯載龍旂弧韣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承祀龍旂十乘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史記曰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爾雅曰素陞龍于緣練旒九又曰有鈴曰旂先儒以為王之大常曳

地諸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觀大常之旒使人維之則曳地可知矣旒多者曳地旒少者至於齊肩侯伯建常七斿子男五斿而均於齊軫以其皆君故也春秋之時楚令尹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齊欒高伐虎門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告請斷三尺而用之以其不可與君同制則諸侯齊軫可知矣

家語曰鈴旗繽紛下蟠於地後漢志龍旂九斿以齊軫熊旗五仞以齊肩龜蛇四仞以齊首

禮書卷一百三十一

禮書卷一百三十二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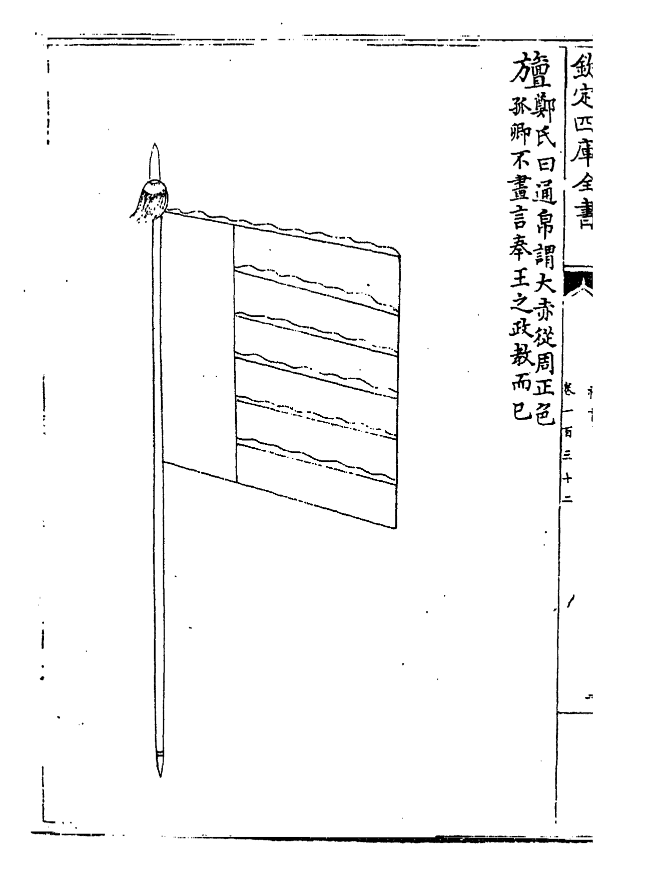
禮書圖

旟

鳥隼為旟

旐

龜蛇為旐



旜鄭氏曰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孫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

物鄭氏曰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旗

熊虎為旗

司常熊虎為旗師都建旗大司馬軍吏載旗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鄭氏曰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六斿然九旗亦旗猶王侯皆謂之侯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謂之涂八法皆謂之法也周禮言旗言大旗言旗物言旌旗言旗鼓則旗與大旗云者熊虎之旗也旗物旌旗旗鼓云者有非熊虎之旗也故鄉邑以旗物及田之前期致民則以司徒之大旗鄰長之作民以鼓遂之起

野役致民則以遂之大旗然則熊虎之旗豈卑者所得而有耶致民則以旗既至則弊之故司常曰致民置旗弊之大司馬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蓋設而致之使之一於所視至而弊之使之一於所聽也旗之所用不特軍旅田獵野役之事而已凡祭祀各建軍旅會同賓客亦如之蓋衆之所視聽各建以一之也而田獵有虞人有虞旗有虞旌何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山林者獸之所集故有虞旗以致禽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澤者禽之所集故有虞旌以屬禽熊虎之旗蓋皆六斿先儒以為遂大夫四命四斿卿大夫六命六斿不可考也其杠之長短則有差矣鄭氏曰山虞之旗其仞數則短是也先王之於旗分之釆物而禮意存焉後世秦於四時各有所旂（月令春青旂夏赤旂中央黃秋白冬黑）鄭有蝥弧晉有鑫旗以至吴王之建肥胡武之靈旃田蚡之曲旃後漢之雲罕皆一時之觀美而已豈古制哉

旟 鳥隼為旟

司常曰鳥隼為旟爾雅曰錯革鳥曰旟朱雀與隼輈人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然司常之大閱州里建旟司馬之兵百官載旟何也軍法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則諸侯載交龍之旂於左軍吏載熊虎之旗於右百官載鳥隼之旟於前郊野載龜蛇之旐於後王載太常於其中而加髙焉此所謂招搖在上也然則州里建旟者州里之常百官載

旟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干旄曰孑孑干旟蓋州里之臣也太常而下五旗皆畫則旟畫鳥隼信矣郭璞釋爾雅謂旟剥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鳴鳶其說非是也

旐 龜蛇為旐

司常龜蛇為旐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司常又曰縣鄙建旐大司馬曰郊野載旐蓋田役軍旅王之事也雖命數不同而同

於四斿其所辨異者有名號存焉先儒謂縣正四斿鄙師三斿其説無據詩曰孑孑干旄孑孑干旟孑孑干旌又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又曰建旐設旄爾雅曰注干首曰旄注旄首曰旌孟子曰羽旄之美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十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定四年明日旆之賈公彦曰太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葢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為旗飾也旗皆有羽旄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又為

旗焉此所以道車斿車之所載澤虞之所建與夫飾旗者異矣書曰右建白旄以麾樂師小舞有旄舞旄人掌教散舞旄舞傳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足而歌八闋爾雅曰旄謂之䴇山海有獸如牛四節有旄此旄牛也荀卿曰西海則有文旄班固地里志秦西近邛筰有旄西方之産也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舞

旜鄭氏曰通帛為大赤從周正色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

物鄭氏曰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司常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爾雅因章曰旃左氏曰亡大旆之左旃又曰分康叔以少帛綪茷旃旌蓋旃大赤也物少帛也旃為大飾故孤卿建之物為少帛故士建之左傳旝而鼓杜氏曰旃也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為旐是旗旟而上其色赤而不緇其幅長而不特尋也旜物之斿經無其說周禮典命自上公至士其車旗各眡其命之數而行人上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

斿皆以命數為節然即王之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旜物之斿蓋亦稱是與旂旗旟旐之斿有常數者異也先儒以為旜物旆如燕尾此不可考聘禮卿載旜禮也既夕士載旜攝也

禮書卷一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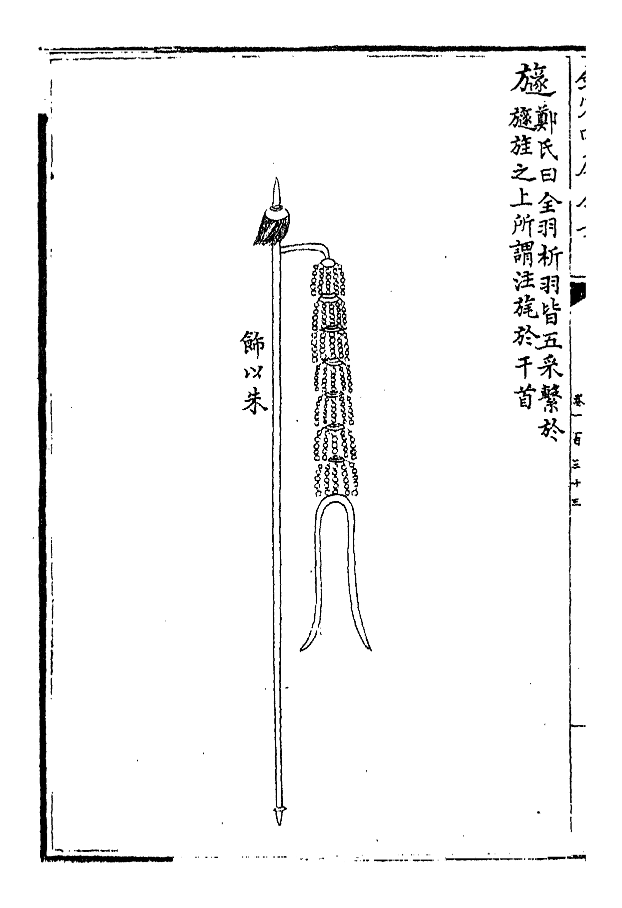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三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旞

鄭氏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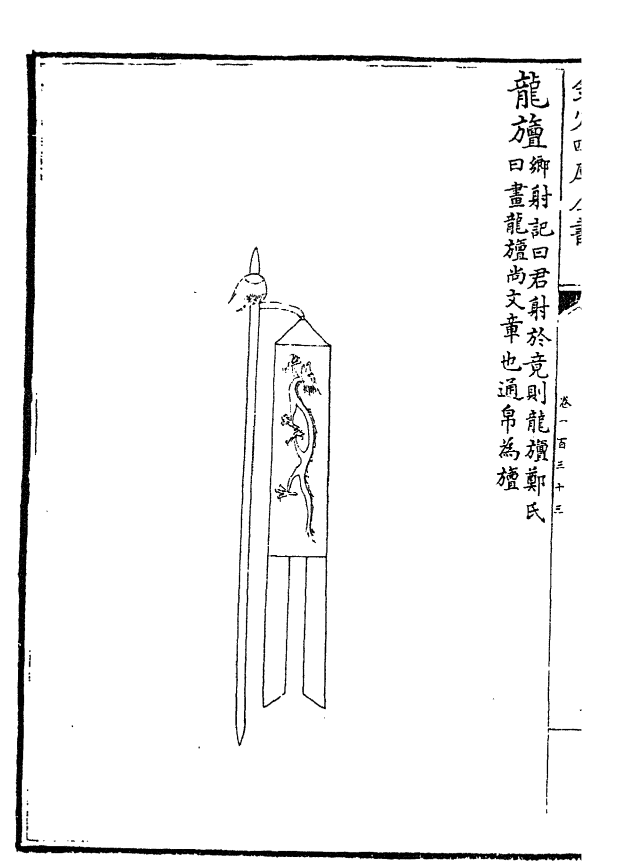


旌

飾以朱

龍旜

鄉射記曰君射於竟則龍旜鄭氏曰畫龍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



翿旌

白羽與朱羽糅以鴻脰韜杠上二尋

司常中冬大閲

王太常

諸侯旂

孤卿旜

大夫士物

師都旗 師都師帥也鄭氏云鄉遂大夫

州里 州里州所里也爾雅曰里邑也鄭氏云州長里宰

縣鄙旐

司馬中秋治兵

王太常

諸侯旂

軍吏旗

師都旜 師都師帥也鄭氏云遂大夫

鄉遂物 鄉大夫遂大夫也鄭氏云鄉大夫

郊野旐 郊野縣師也鄭氏云州長縣正

百官旟

司常國之大閱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司馬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何也大閱軍實而已治兵則軍法在焉師都所以治徒役者也軍吏所以將卒伍者也大閱以治徒役為主故有師都而無軍吏治兵以將卒伍為主亦有治徒役者也故有軍吏又有師都大閱師都之所建治兵軍吏之所載皆熊虎之旗

則大閲所以威衆者師都也治兵所以威衆者軍吏也二者葢皆孤卿為之故其序在州里鄉遂之上謂之吏則任以事也謂之師則帥其衆也謂之都則自采邑言之也鄉師出田法于州里州長攷州里之治則州里州所里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以歲時徵野之貢賦則郊野縣師也大閲有師都而鄉遂乃鄉遂大夫也百官軍

中之百官也禮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孟子曰百官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凡此所謂百官者非卿大夫也治兵之百官蓋亦如此鄭氏以大閱之師都為鄉遂大夫以治兵之師都為遂大夫以鄉遂為鄉大夫以郊野為州長縣正以州里為州長與里宰以百官為卿大夫然以師都為鄉遂大夫又以為遂大夫是離師都而二之也鄉遂則鄉大夫與遂大夫也以鄉遂為鄉大夫是合鄉遂而一之也有鄉遂則州縣在所

統矣孰謂郊野乃州長縣正鄙五百家然後為一

旅而有旐孰謂里宰有所建乎使其有所建其可踰

於縣鄙之旐而建旟乎軍行卿大夫不為將師則守

國而已孰謂百官乃卿大夫乎

旞 鄭氏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

旌

司常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道車

象路也斿車木路也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

以田而有旞旌者葢朝則建大赤燕出入則載旞田則建大麾鄙則載旌旞旌皆注旄而旄與羽又注於旗則羽可以飾旗又可以為旗也書曰羽畎夏翟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葢古人於羽固用其自然者也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綏明堂位言有虞氏之綏於官言夏采於旗言建綏則所謂綏者旌旞而已復于四郊豈非其燕出入之地歟鄭氏釋明堂位曰有虞氏當言綏夏后

氏當言旂於義或然其以綏為大麾則與夏采不合

龍旜鄉射記曰君射於竟則龍旜鄭氏曰畫龍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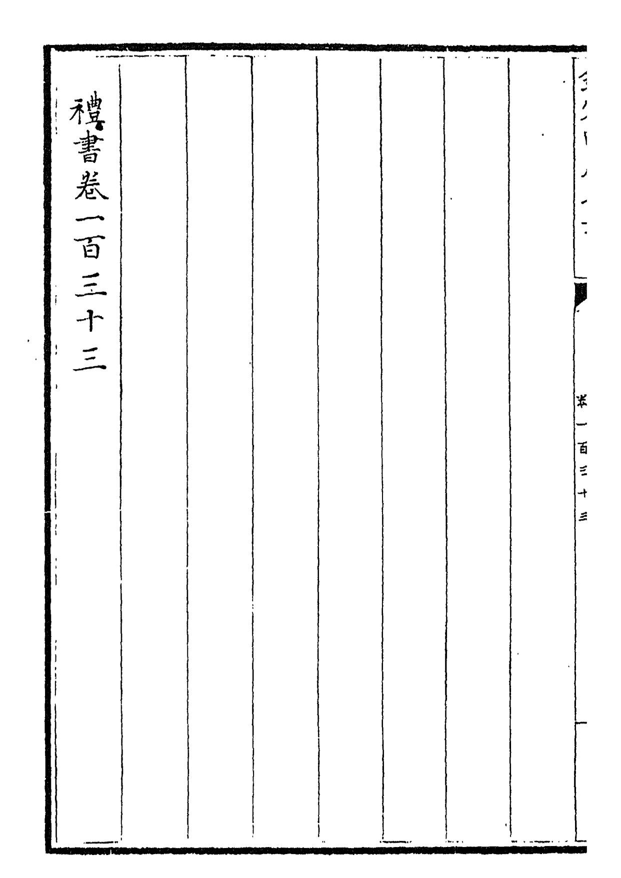
翿旌白羽與朱羽糅以鴻脰韜杠上二尋

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以其物獲士以翿旌獲又曰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鄭氏謂此翿旌也不命之士無物然則君於國中燕射也於

郊大射也於竟賓射也翿旌之羽白與朱而已不若旌之備文旌之備文不若龍旂之備德故與羣臣燕射則以翿旌擇士而大射則以旌於隣國君射則以龍旂龍旂葢亦絳帛為之先儒以為旆如燕尾令姑存之詩曰值其鷺翿毛氏曰值持也顔師古曰立之而舞然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鷺翿葢若今大樂二工執之以引舞者也值者遭之也詩曰左執翿周禮鄉師葬則執纛治役爾雅曰翿纛翳也郭璞曰

翿葆幢也則纛可以引舞可以習射亦可以治獘役也

士射之獲與君同豈非順而摭者歟



禮書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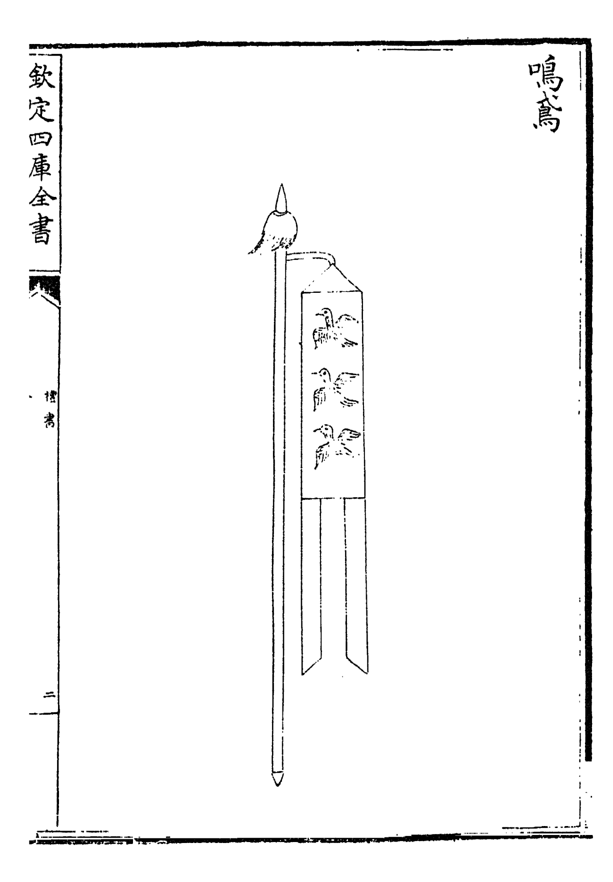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三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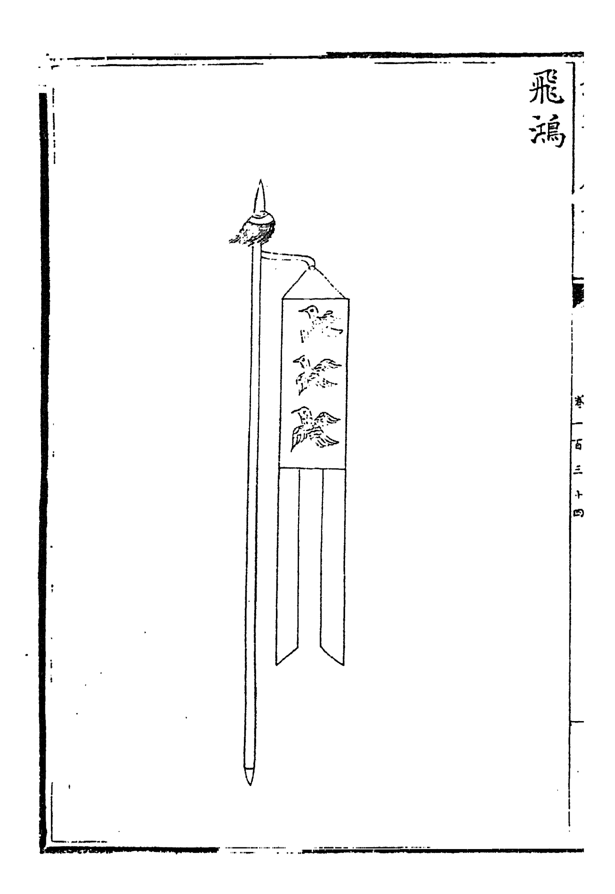
禮書圖

青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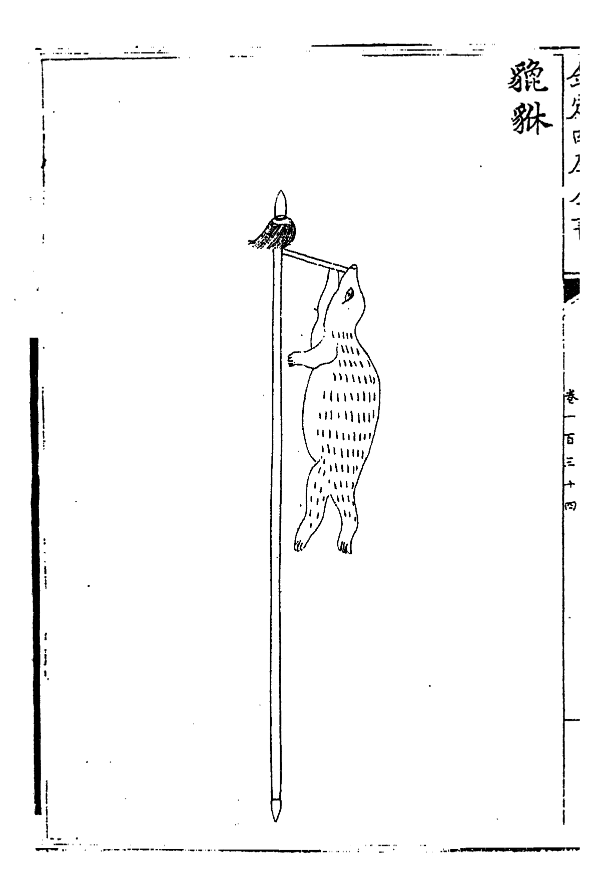
鄭氏曰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



鳴鳶


飛鴻
卷一百三十四

虎皮


貔貅

挈壺 挈轡挈畚附

徽織

鄭氏曰徽織旌旗之細綴於膊上令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青旌鄭氏曰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

鳴鳶

飛鴻

虎皮

貔貅

挈壺挈轡挈畚附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

貔貅考之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春秋傳曰前茅慮無兵法行則持五旍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潤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此水載青旌塵載鳴鳶車騎載飛鴻士載虎皮摯載貔貅之意也蓋青雀習水者也鳶知風者也飛鴻則有列虎皮則有威貔貅則有猛皆各象其所見然也先儒謂青雀鳴鳶飛鴻皆畫於旌而載之虎皮貔貅或舉其皮或畫其狀蓋禮無明說故兩存之書曰

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詩曰獻其貔皮爾雅曰貔白狐其子豰大卜字林曰貔豹屬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熊則白熊白狐執夷皆貔之異名

徽織鄭氏曰徽織旌旗之細綴於膊上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周官司常國之大閱賛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

各象其名家名各象其號大司馬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事名號者徽織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閲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别也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記曰殊徽號左傳曰揚徽者公

徒也昭二十一年

九旗之物既畫號名事之象而又書以述之畫之則略書之則詳司常於大閱頒旗物則言畫大司馬於治兵辨旗物之用則言書者頒旗物建以閱之而已辨旗物則載而用焉此治兵大閱之別也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晝之相視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旗物有龍虎鳥龜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事所以待夜事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織文

鳥章白旆央央鄭氏以周禮之號名詩之織文鳥章皆爲徽織謂徽織旌旗之細若銘旌然在朝則植之於位在軍則衣之於身然覲禮諸侯各就其旆而立司常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則朝覲所建無旌旗之細者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說文卒從衣士卒之衣固有旌旗之細者爲之題識然非九旗之號名事也司常辨九旗之名物各有屬此建旗者之屬非衣徽也鄭氏以九旗之號名事與九旗之名

物各有屬皆為衣𣰎其說誤矣昔晉攻狄叔虎被羽先登克之國語漢光武擊青犢賈復亦被羽先登敗之然則後世之被羽葢古衣𣰎之遺制爾韋昭以被羽為繫飛鳥於背若今負毦是也章懐太子以被羽為

執旌旗誤矣

招大夫士以旌旂之禮

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葢田獵用皮冠旃車載旌諸侯建旂孤卿建旃虞人

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者也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春秋之時齊侯田于沛（昭二十年）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者王制曰上大夫卿則孤卿上大夫也弓聘士之物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旃士以弓以其所當用者招之而已非必先王之禮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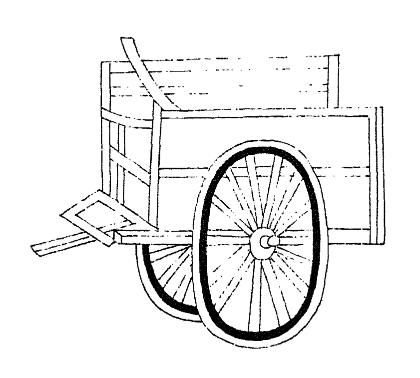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三十四

禮書卷一百三十五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車制



車制

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黄帝作軒冕不可攷也車之制象天以為蓋象地以為輿象斗以為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為蓋弓象日月以為輪輻前載而後户前軌而後軫旁輢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轐對人者謂之轛車如舟者謂之軸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輞之曲中謂之前疾軓之土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

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横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鞣者有仄鞣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輈者有直輈者華直輈有一輈者有兩輈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鉤車曲輿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

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為之制稱事以為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五路

玉路

鄭氏曰玉路金路象路以玉金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

金路

象路

革路

木路

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鞔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鞔則有飾者皆鞔而漆鞔而漆者無飾也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鵠纓者鍚在顱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詩言

鏤錫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莊周言齊之以月題錫白金也鏤其文也月題其象也則錫象月而鏤之又昭其聲也詩言鉤膺（采芑曰鉤膺鞗革韓奕曰鉤膺鏤錫）則鉤在膺前赤金為之爾雅曰轡頭謂之革詩曰鞗革金厄（毛義曰厄烏蠋也）儀禮士纓轡貝勒夫諸侯之鞗革有金厄士之勒有貝飾則王之革路有龍勒宜矣巾車行人言樊纓禮記左傳咱作繁纓繁纓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此左傳所謂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纓

在馬膺前如索帬則纓非鞅也樊然為鞅之飾耳杜子春謂故書鵠或為結則前樊結纓者無就而結之爾條則不結則條纓垂而長者也然則鍚也鉤也朱也龍勒也玉金象革四路蓋皆有之采芑言方叔之車鉤膺鞗革韓奕言韓侯之車鉤膺鏤鍚夫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鉤膺釋詩者謂方叔乘金路然金路以封同姓而方叔不必同姓又非就封其於師中宜乘革路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鍚是鍚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以此觀之

則禮所謂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條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若夫木車則質而已故前樊結纓前樊結纓則結其前而非全結也巾車言五者之飾皆其首面頷膺之著者也故不及腹帶鄭康成以樊為鞶帶之鞶又以龍為尨條為絛前為翦非也纓蓋用組為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為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就為削革三重康成謂樊纓以五采罽飾之又謂金路無錫有鉤鵠纓就數與革路同

殆不然也禮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詩曰路車有奭毛氏曰奭赤貌路車之飾皆丹漆矣然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蓋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也巾車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

異姓故也然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孔子以南宮縚為異姓則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所謂異姓者庶姓預之也同姓亦曰内姓異姓亦曰外姓左傳曰同姓選親外姓選舊宣十二年

王行五路先後之儀

綴路金路也孔安國曰太路王綴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也

大路玉路

次路木路

次路革路

先路象路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然則周官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謂之大路獨
周爲然若夫商之大輅則木路而已春秋傳與荀卿
曰大路越席禮器與郊社牲曰大路繁纓一就明堂
位曰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殷之輅皆木路也然禮
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
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
多焉葢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
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商之次

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是過論也夫綴路金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也以其行道之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象路故也周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葢王之行也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路木路而金路綴於玉路之後觀書先路在左塾之前而居西次路在右塾之前而居東春秋之時鄭侯以先路三命之

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以下則先路固貴於次路矣孔安國亦以先路為象路蓋亦有所受之也諸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路樂記亦曰大路天子之路所以贈諸侯雜記諸侯之賵有乘黄大路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襃衣蓋諸侯之大路則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夫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僖二十八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

晉以大路定四年王賜鄭子僑以大路襄十五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襄二十四年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此不可考

禮書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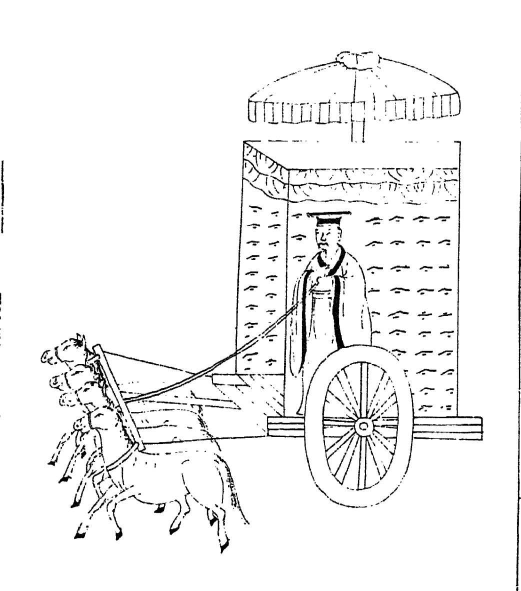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三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輦車（輦車無面）

飾無蔽幄則漆之而已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氏飾巾車曰輦車輇輪釋雜記曰輪崇蓋半乘車之輪



重翟 先儒謂重翟當王路右從王祭祀先王先公羣小祀所乘者也衛侯夫人始嫁翟茀以朝葢厭翟也則王后始嫁重翟可知

厭翟 厭翟當金路右從王賓饗諸侯者也行人上公再祼侯伯而下皆一祼則再祼者后亞之一祼者后不與內宰云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鄭氏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是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

安車 后朝王之車然則諸侯夫人亦應乘此以朝君

翟車 王后出桑及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妻攝乘乘亦墨車非攝則棧車而已諸侯以下夫

人祭祀賓饗出桑赤朝君皆可知也唐制翟車青質青紬纁朱裏通幰繡紫絡帶及帷厭翟質紫紬纁朱裏通幰紅錦絡帶及帷翟車黄紬纁黄裏通幰白車錦絡帶及帷三帛皆金飾朱輪畫朱牙箱飾翟羽朱絲絳網攀纓色皆從車質

輦車

輦車無面飾無蔽幄則漆之而已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氏釋巾車曰輦車輇輪

釋雜記曰輇崇

蓋半乘車之輪

巾車王右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者重翟重其羽而不厭厭翟次其羽而

不重翟車則不重不厭以羽飾之而已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狐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以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重翟鍚面厭翟勒面安車彫面翟車貝面鄭司農曰鍚馬面鍚鄭康成曰勒面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然則鍚面者鍚飾馬面也勒面彫面貝面蓋亦若此勒面以韋則鍚面彫面貝面以韋可知也鍚必

鏤之則彫面亦鏤錫可知也錫面彫面以金貝面以
貝則勒面有錫亦可知也或言勒或言彫互備也馬
飾莫隆於錫勒飾莫殺於貝故巾車於王之玉路言
錫樊纓儀禮於士之喪車貝勒此重翟厭翟安車所
以錫面而翟車所以貝面也重翟朱總厭翟繢總安
車驚總翟車組總鄭司農曰驚總者青黑色以繒為
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康成曰朱總繢總其施
之如驚總車衡輨亦宜有焉考之於詩曰朱幩鑣鑣

毛氏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此蓋朱總也
組總則纏鑣而已非必扇汗也施之直馬耳與衡轄
不可得而知也朱色純績色雜鷖色青黑安車之轡
取象於鷖者以其在涇在沙而安故也三車取飾於
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翟車有
幄則無容蓋輦車有翣蓋則無蔽安車則無翣無蔽
輦車無面飾無蔽幄漆之而已隆殺之節然也婦人
不立乘謂之安車則五路皆安車也特於無翣無蔽

者命之曰安車以其不飾以羽與四者異也鄭氏曰重翟從王祭祀厭翟從王饗賓安車朝王翟車出桑輦車從容於宫中以謂祭祀賔客行禮也故有容葢出桑適遠也故有幄朝王不必蔽婁宫中不必蔽幄理或然也詩述衛夫人之朝君則曰翟茀以朝者以其始來乘之也故安車未用焉

禮書卷一百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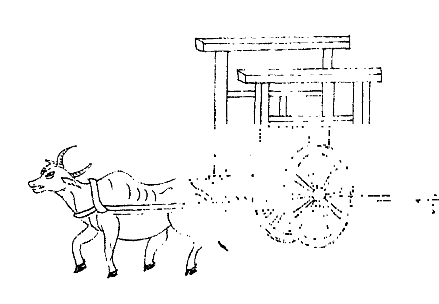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三十七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大車

大車牛車也鄭氏曰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轂長半柯者也說文曰轄大車蕢也



夏篆

鄭氏曰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篆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夏縵

說文縵繒無文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然則夏縵以其無篆文故也

墨車

棧車

役車

輪人曰陳篆必正禮記曰丹漆彫幾之美又曰國家靡敝車不彫幾則篆者彫篆之文也夏篆者篆其車

而五采畫之也夏縵五采畫之而不篆墨車墨漆之而不畫棧車素之而不漆考工記曰飾車欲侈棧車欲弇以尊者侈而伸卑者弇而屈故也春秋傳曰晉絳人謂山崩川竭君降服乘縵則縵車無文非夏縵也吳起曰縵輪籠轂詩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則士車非役車也周禮曰庶人乘役車則乘以供役非特載任器也鄭氏釋詩以棧車為役車釋周禮以棧車飾以漆役車載任器又以篆為畫以畫為畫轂其說誤也役

車牛車也棧亦作轏齊逢丑父寢於轏中是也

大車大車牛車也鄭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說文曰轏大車簀也

柏車鄭氏曰柏車山車

羊車鄭司農曰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羊車若漢定張車較長七尺

書曰肇牽牛車輈人曰大車轅直必縊其牛則大車牛車也牛車大則柏車中車羊車小車也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車人所謂行澤者欲短轂行山欲長轂行澤者反輮史謂下澤車行山者仄輮

此大車柏車之辨也鄭氏謂羊車若漢定張車宫内所用蓋有所受之也大車兩轅也故車人言凡為轅三其輪崇徹廣六尺鬲長六尺轍廣六尺則與駟車八尺之轍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内故衡短而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轍廣也大車轂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輻長四尺五寸渠圍二丈七尺輪崇九尺牙圍尺五寸綆一寸轅二丈七尺柏車轂長二尺圍

二尺輻長三尺渠圍一丈八尺輪崇六尺牙圍尺二寸綆大半寸轅一丈八尺大車輪高轅長柏車輪卑轅短輪高轅長而轂短小輪卑轅短而轂長大者以其行山澤不同故也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則八尺矣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則七尺矣柏車二柯則六尺矣柏車較短而轂輻牙長羊車較長而轂輻牙小者以其行山與宫中不同故也輪人之牙車人謂之渠海物有曰車渠蓋以其象名之也輿人之較車人謂之

牝服 詩曰終日牽牛不以服箱毛氏曰服牝服也 輿人之衡車人謂之鬲
輿人之為車起度於輿廣車人之為車起度於柯長
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 廣六尺六寸隧四尺四寸 車人之車箱
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語曰大車無輗小車
無軏先儒以大車為牛車小車為羊車羊車轄耑曰
軏牛車輮耑曰輗 說文輗亦作[illegible] 理或然也詩曰役車其休
周禮曰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先儒以役車為牛車
是也以棧之車為役車非也

禮書卷一百三十七

禮書卷一百三十八

宋　陳祥道　撰

戎路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戎路革路也晉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路襄十四年左晉侯獻楚俘王賜以戎路之服僖二十八年左乾時之戰魯莊公喪戎路莊九年漢淮之軍楚鬬丹獲戎車桓公八年皆其

君之所乘者也然周之鋒車曰元戎秦之兵車曰小戎則自廣車而下皆戎車也特不謂之戎路爾車僕凡師共革車會同亦如之戎僕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會同巡守王雖不乘戎車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廣車

車僕掌廣車之萃春秋之時齊伐衛有先驅申驅貳廣啟胠大殿襄二十三年鄭人賂晉侯有廣車軘車襄十一年

晉楚之戰有左右廣宣十二年鄭射大御廣而行襄二十四年

史皇乘廣而死定四年鄭氏曰廣車橫陳之車

闕車

車僕掌闕車之萃邲之戰楚子使潘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則游闕者游車補闕也

苹車

車僕掌苹車之萃鄭氏曰苹猶屏也對敵之車也孫子八陣有苹車之陳

輕車 輶車

車僕掌輕車之萃鄭氏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孫武曰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則馳車輕車也詩曰輶車鸞鑣爾雅曰輶輕也鄭氏以輶車為田僕所設驅逆之車又以王制佐車為驅逆之車然田車以木戎車以革則驅逆之輕車與馳敵致師之輕車異也

臨車

衝車

詩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毛氏曰臨車衝車也蓋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故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卿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揚子曰衝不薺者言衝車之大也衝或作幢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櫓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楚子使解楊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禮書卷一百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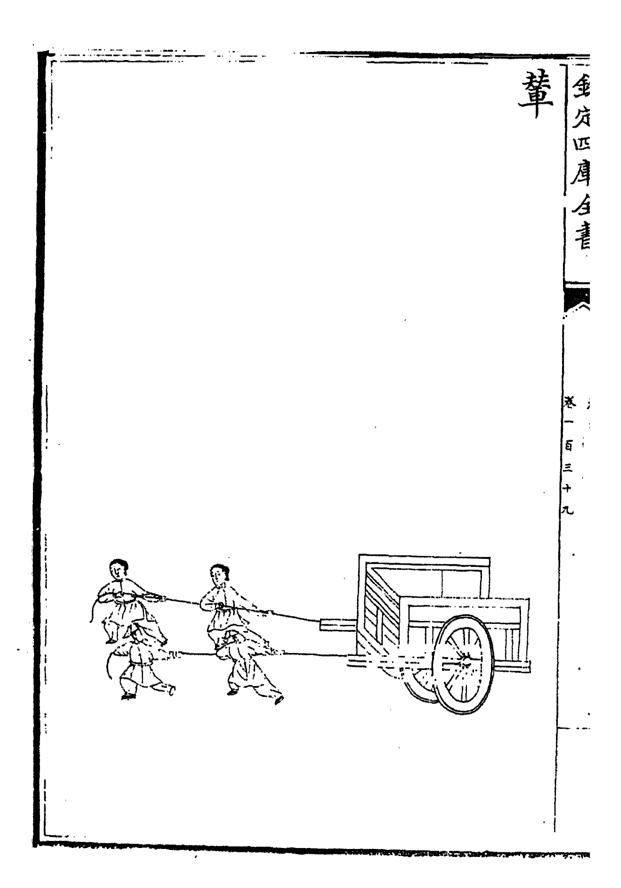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三十九

宋 陳祥道 撰

車戰之法

輦



輦

安車



車戰之法

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八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馬年成七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

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給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衆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輂

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氏曰輂駕馬輦挽人行所以載任器止所以為營衛說文曰輂大車駕馬也其輮直

輦

荀卿曰輦輿就馬則輦在人駕在馬也說文曰輦輓車也從車從扶在前引之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二十人而輦商曰胡奴十八人而輦周曰輜

輦十五人而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孔頴達曰輦謂之輜亦謂之重故晉楚之戰楚重至於邲則重輜重也說文曰輜一名軿前後蔽也益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所載者重車所挽以人謂之輦其實一也詩曰我車我輦左傳曰秦堇父輦重如役襄十年左𠯁輜輦也兵法曰無輜重則亡官渡之戰魏武用許攸之計爇袁紹之輜重而敗之則輜重尤在所慎也故輦以人巾車王后有輦此從容於宫

中者也

安車

安車坐乘老者與婦人所乘者也巾車王后有安車彫面鷖總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乘安車書傳曰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庾蔚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然王后之安車四馬而老者之安車蓋亦四馬駕一馬而坐乘漢禮然也漢武帝之召枚乘明帝之詔李躬皆以安車後漢輿服志有五安五立而安車

輪暗朱班重才二轂兩轄

驛車

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爾雅曰驛遽傳也春秋之時楚子乘驛伐庸文十六年晉人以傳名伯宗成五年

鄭商人弦高使遽告於鄭僖三十三年暗傳車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

奇車

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鄭氏曰奇車獵衣之屬漢之

時趙后以輧獵車迎曽孫桓帝禁臣下乘衣車則輧

律不衣而曲輿衣車衣之如鼈而長然奇車不特此

也鄭氏舉其類而已禮曰車不中度不鬻於市况國

君之所乘者乎

禮書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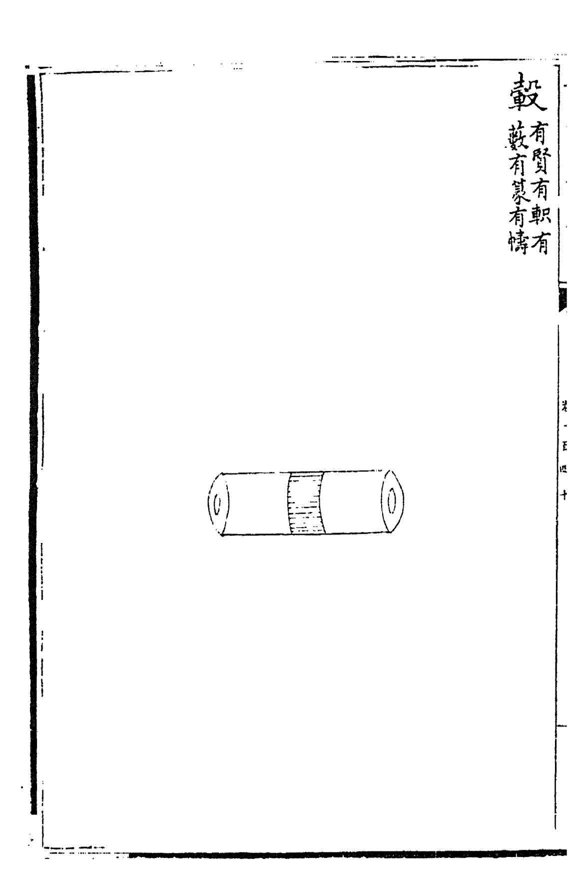
禮書圖

軫

轐

轂

有賢有軹有藪有篆有幬



軹 在外

輻

牙

軫

軫一曰收一曰車枕輿後横木也軫圍尺一寸六分車廣以一為之軫圍其厚與轐共七寸其長六尺輿人謂輿為車輪人以軫名輿則輿可謂之車亦可謂之軫故鄭氏謂軫輿後横木又謂軫輿也輈人以軫方對蓋圜則方軫方輿也秦詩以俴收為淺軫淺輿也孔頴達謂車前後横木皆曰軫自後軫至前軫淺於乘車故曰俴然考之於禮車前有軏有陰而已不聞其有軫也

說文亦曰軫輿後橫木

轐

轐輿下衡軸者也一曰伏兔一曰車屐賈公彥曰軸上有伏兔伏兔尾後上載車軫軫始有輿則軸去地三尺三寸與伏兔及軫七寸總四尺也伏兔尾戴而輈踵亦承軫則軫之所乘者三木也伏兔之下則有革說文謂輡音閔是也伏兔之前則輈有漆輈人所謂良輈環濟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是也

轂（有賢有軹有藪有篆有幬）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望其轂欲其眼（魚懇）也進而眡之欲其幬（嚋）之廉也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輪之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一）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榦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則轂長三

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其穿大者謂之賢小者謂之軹其當輻菑者謂之藪藪亦謂之壷中賢轛内軹轛外皆金為之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鄭氏謂去一當為去二去二則金厚一寸大穿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理或然也轂之飾桅膠筋漆而采以約之謂之篆詩所謂約軝是也革以幔之謂之幬所謂幬必負

輇是也

軹在外

轂之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則軹轂末也亦謂之轊轊或作𨊻衛又謂之軓少儀曰祭左右軓范鄭氏謂軓

軹同謂轊頭輿人三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三分軹

圍去一以為轛圍則軹又輢之衡植者也與轂末之

軹不同

輻

輪崇六尺有六寸轂徑一尺三分寸牙圍尺一寸則輻長二尺有奇矣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而輻廣如之則輻圍九寸有奇矣記曰望其輻欲其揱(蕭)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綆輪箄也)察其菑蚤不齵(五溝反)則輪雖敝不匡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鄭氏曰弱菑也今人謂蒲本為弱)三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則輻之入牙者謂

之爪近牙謂之骹入轂謂之菑近菑謂之股菑亦謂之弱則股菑弘而骹爪殺矣骹爪殺故望之則掣爾而纖用之則雖有深泥而弗之溓弘殺稱故謂之肉稱

牙

考工記言凡揉牙則牙揉木為之矣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則牙圍尺一寸矣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則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

之二矣記又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綆三分寸之二鄭氏謂綆關東謂之餅輪箄也蓋鑿牙而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外箄輻股外箄則車不淖矣牙亦謂之罔亦謂之渠亦謂之輮行澤者反輮行山者反輮反輮則木心在外而泥不溓反輮則表裏相依而沙石不能以破碎

禮書卷一百四十